

冀侠 著

遥远的相思梦

作家出版社

冀 侠 著

遥远的相思梦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相思梦 / 冀侠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63-7168-1

I. ①遥… II. ①冀…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1358 号

遥远的相思梦

作 者: 冀 侠

责任编辑: 贺 平 周 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77 千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68-1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读冀侠小说

■ 李国文

冀侠是老朋友了，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他是京城文学圈里的一个活跃人物，我们在多次聚会中碰头见面，知道他写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多部，还得过金盾奖。后来，因为工作需要的原因，他就消失了。前不久，他突然出现，还带来了这部长篇小说《遥远的相思梦》，看来，他虽离开文学二十来年，但深埋他心胸里的这颗文学种子，仍然生机盎然。由此可见，文学确实是一条不归之路，只要你走上这条路，你就不可能回头，你就不可能退缩。也许，你会因各式各样的原因，短期地或暂时地搁笔，但是，文学之梦不会淡灭，文学理想不会衰弱。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仍旧是用一双文学的眼睛来审视的，你心胸里埋着的那颗文学种子，会萌动，会舒甦，会伸展，会成长，会让你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一种写作的欲望。因此，当冀侠离开了他的战斗岗位，也就是所谓的“解甲归田，逍遥复逍遥”之后，重新执笔为文，写出了这部既是现实主义的、更是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遥远的相思梦》。我为他回归文学高兴，也为他回归文学就写出这部作品高兴。

他还是当年的样子，健谈、爽朗、亲切、谦虚，对于文学，也还是怀着一种虔诚的感情，很认真，很用力，一丝不苟，追求完美。

这部小说，随着主人公的命运，从东北的山山水水，到宁夏的黄土高原，到青海的藏区牧场，再到香港的都市风流，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场面之层出不穷，故事之变化复杂，情节之

曲折生动，悬念之跌宕起伏，其中的真善美，那些友情、人情、爱情、亲情，让我们感到温馨时所产生的心灵上的震撼，掩卷之后，犹余韵不绝。而其中的假恶丑，那些陷害、抢劫、谋杀、霸凌，那些借着权力、借着威势而为非作歹，而泯灭天良，而残贼兽类，让我们愤怒，让我们憎恶，尤其将正直的、善良的人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真恨不能进到书本里，助主人公一臂之力的冲动。小说具有戏剧性，可看可读，可思可想，也许，就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了。

写真实的文学作品，以我们这个时代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上也是具有当代中国一段历史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史文史，文和史，是密切相连的。所以鲁迅先生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因之，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不朽之作，都可以从中读到历史。我认为，冀侠虽然离开文学多年，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但他始终还是以一种作家的姿态，对我们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思考过，探索过，而且是认真地研究过、总结过，所以，在他笔下，我们读到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写得那么淋漓尽致，而且放在牧区那样一个苍莽的、荒凉的、原始的、远离中心的背景下，即使在这里，也有生和死的搏斗、爱和恨的交织、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以及主人公回肠荡气的命运转折。所有这一切，差不多我们这样年纪的读者，都是耳熟能详的，谁能忘了那些狰狞的面孔、那些极“左”的口号、那些可怕的行为、那些偏激的政策呢？读了小说，也等于重温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于是，我想，究竟是《遥远的相思梦》给别人带来噩运呢？还是那个时代给《遥远的相思梦》制造了如此众多的不幸呢？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爱不能爱，看到幸福而不能得，明知祸害而不能避，也许我们未必类似主人公，遭遇如此多的厄运，但在那个时代里，你如果坚持做你自己，难免就会碰上其中之一的境遇，你如果说真话，讲真理，也许会碰上的境遇不止之一而是更多，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读了冀侠小说的读后感了。



第一章 点燃相思之火 ...	1
第二章 不宁静的世外桃源 ...	35
第三章 艰辛的旅途 ...	60
第四章 命运之神将他抛向何方 ...	82
第五章 松花江畔的琴声 ...	118
第六章 迷失的爱情 ...	140
第七章 高原上的风花雪月 ...	165
第八章 厄运降临在牧场上 ...	188
第九章 神秘的野人 ...	208
第十章 腊梅谷里的爱情之花 ...	230
第十一章 异域风情的婚礼 ...	249
第十二章 魂梦归故里 ...	268
后记 ...	299

第一章

点燃相思之火

公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一个深秋，此时的长白山风景绚丽迷人。在长白山山脉的半山腰处，那一片片的野柿子林像燃烧的火焰，随着秋风轻轻地摆动着。在山林间，时而飞过漂亮的山鸡，时而跃过机灵的小动物，时而有几只熊瞎子在小溪边饮水。这条小溪从高山流淌下来，缓缓地流向山下，蜿蜒地绕过深山里的溪泉寺以及山下的一个叫柳树屯的小村庄，最后汇入山下的小天池里，再蜿蜒着流向远方……

这天正午时分，柳树屯的一户人家里，哀乐四起，一口黑色的棺材放在灵棚下面，一位叫李海的知客先生站在八仙桌旁边一遍一遍地喊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

八仙桌上放着死者柳文斌的遗像，亲戚们拜完后就陆陆续续地跪在旁边的草席上等待着出殡。

不一会儿，知客先生们商量了一下，李海便端着一盆水，拿着一把新棉花走进堂屋里，对跪在灵床旁边的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说：“柳昊、柳雪，来给你爹净面。”

这个六七岁的男孩儿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他揭开白布单，拿起李海手里的棉花，蘸了蘸盆里的水，看着死去的父亲安详地躺着，他号啕大哭着，轻轻擦着父亲的脸。然后，又把棉花递给旁边的柳雪，说：“妹妹，你也给咱爹擦擦脸吧。”

这个四五岁的女孩儿接过柳昊手里的棉花，哭着说：“爹，你醒醒，行吗？”边说着边擦着死者的脸。

柳昊和柳雪擦完后，李海便把白布单盖上了。然后，对跪在供桌前一直烧纸钱的一个中年妇女说：“秀兰，你还有什么要对文斌说的吗？”

李秀兰又拿起一沓纸钱放进了火盆里，哭着说：“当家的啊，你就这样抛弃我们娘儿仨走了吗？没了你咱们这个家可怎么过啊……”她边说边哭，不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着。

柳昊和柳雪看见后，便跪着爬过来急忙搂着李秀兰，大声哭喊着：“娘、娘，你没事吧。”

李秀兰靠在两个孩子的怀里深吸了一口气，悲痛地长叹一声，又继续烧着纸钱，哭着说：“当家的，你这辈子受尽了苦，到了那边别不舍得花钱了。我和孩子们会经常给你送钱的啊……”

这时，李海和几个村民走过来，对李秀兰说：“秀兰，该入殓了。”

李秀兰哭着点了点头。

然后，他们把死者抬到院里，慢慢地放进了棺材里。李海又拿来打狗饼、一把麸子放到死者手里，然后，又走到李秀兰面前说：“你看看这样行吗？”

李秀兰拉着柳昊和柳雪走近棺材，她看着自己的丈夫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木里，又是泪流满面地点了点头。

李海便和几个村民小心翼翼地把棺盖盖好。然后，把木扣放好，拿着斧头使劲地砸了下去。这一锤锤的声响痛彻柳昊的心扉，他大声喊着：“你们不要砸，不要砸啊……”

柳雪也大声喊着：“你们不要把我爹封在里面。”说着，便和柳昊一起去拉李海的手。

李秀兰心痛地看着柳昊和柳雪，颤颤巍巍地说：“柳昊、柳雪，让你爹在里面安息吧。”话还没说完，便不由得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柳昊和柳雪急忙转过身把跪在地上的李秀兰抱在怀里，然后娘儿仨又是抱头痛哭。

随着李海高亢的一声“起——灵咧！”，顿时，响起悲凉的唢呐和

锣鼓声。有的人点燃了鞭炮噼噼啪啪响了起来，有的人纷纷拿着祭祀的金山、银山、纸马、纸人、摇钱树、金条、银条向门外走去，有的人走到门外便撒起了买路钱。

李秀兰领着两个孩子，柳雪抱着牌位，柳昊扛着魂幡、拿着老盆。他们走过了门外的三棵大柳树，柳昊转过身来跪在棺材面前，把手里的老盆使劲一摔，哭着站了起来，看着村民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前走去。

在荒凉的山道上，这一行白色的队伍缓缓地向山冈上走去。远远地，还能看见那风中飘荡着白色的雪柳、漫天飞舞的纸钱。哭泣的声音和唢呐声响彻山冈。

这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到处是枯萎的野草，丧葬队伍停在一个挖好的土坑旁。李海又高亢地喊着：“下——葬咧！”棺木缓缓地落入土坑中，随着第一铲土的埋入，棺木渐渐地看不见了。

突然，柳昊一下子跳入了土坑中，发疯似的叫着：“不要埋！不要埋……”他边叫边用手不停地挖着那些泥土。柳雪也哭闹着把拿着铁铲的人们推向一边。

这时，从山下急匆匆地赶上来一位年近六旬、手提禅杖背着褡裢的老和尚。他着急地走进丧葬队伍里，看着李秀兰抱着号啕大哭的柳雪，还有坑里挖土的柳昊，便说：“柳昊，快上来，你不能这样啊。”

柳昊哭着说：“大伯，我爹没了……”

李海把柳昊抱上来，对这位老和尚说：“法慧师父，你来了。”

法慧点点头说：“刚化缘回来，才知道文斌表弟没有了。”说着把柳昊搂过来，擦干了他的眼泪，然后打着稽首，诵读着超度亡灵的经文。

这时，村民们已经把坟头堆得高高的，又立了一块石碑。丧礼结束后，人们便渐渐地散去了。

法慧默默地站在坟前，悲伤地问道：“秀兰，文斌怎么一下子就没了？”

李秀兰叹了一口气说：“当家的上山去采药材，谁知道会掉到山涧里去呢？”

法慧听到后，摇摇头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我们就节哀顺变吧。你也别太伤心了，身体要紧啊。”

李秀兰若有所思地说：“表哥，当家的这么一走，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心里慌得不行。”

法慧说：“秀兰，什么事啊？咱们边走边说吧。”

李秀兰点了点头，对两个孩子说：“柳昊、柳雪，我们和大伯一起回家吧。”说着，便拉着两个孩子向来路走去。路途中她回忆起那件事。

那是半个月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柳树屯在阳光的普照下显得是如此祥和。走在村子里，一会儿看见村民们收割粮食，一会儿听见谁家公鸡和狗的叫声，一会儿又闻见一股股羊粪和青草味。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白发苍苍、驼背的老头儿，正赶着羊群向村外走去。村子里的孩子正在街道上嬉闹着，突然听见一阵呱嗒呱嗒的竹板声，便一窝蜂地飞快围了过去。

这驼背老头儿是一位瞎眼的、穿着长袍马褂的算命先生。他看起来六十开外，手里拿着一根探路的竹竿，走到村边的三棵大柳树下，坐在一户人家门前的台阶上，手里的竹板仍然呱嗒呱嗒地响着。村里的孩子们都围来又说又笑地看着他。

这时，这户人家里的一条小黑狗，跑出来冲着算命先生汪汪地叫个不停。随后，柳昊便跑了出来。

柳昊大声对小黑狗说：“别叫了，快回家去。”

这位算命先生听到柳昊的说话声，便问：“你这孩子几岁了？”

柳昊随口答道：“七岁了。”

算命先生掐着手指又问：“你是几月出生的啊？”

柳昊想了想说：“我娘说我是大年初一的生日。”

这时，在院里喂鸡的李秀兰，冲着门外喊道：“柳昊、柳昊，快回家来。”

她正喊着，从堂屋跑出梳着羊角辫的柳雪，说：“娘，我哥呢？”

李秀兰放下手里的簸箕，边走向门外边说：“在大门口呢。”

柳雪也跟着跑了出去。

算命先生听见走出两个人来，就卖关子似的冲着柳昊故意大声说：“这孩子的命可够硬的啊。”

李秀兰走过来一下子把柳昊搂在怀里，不高兴地冲着算命先生说：“我们不算卦，你去别人家吧。”

算命先生说：“大妹子，算不算卦由你。可我觉得这孩子不是个寻常人。”

李秀兰听到这话，犹豫了一下，说：“要不你就进屋给算算吧。”

算命先生听到这话后站起来，背起褡裢，拿着长长的竹竿，跟着李秀兰走进院里。然后，来到了堂屋里。

算命先生坐在椅子上，冲着柳昊和蔼地说：“孩子过来。”

柳昊迟疑地走到他面前，看着这个满头白发、黑红脸庞的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一会儿摸摸柳昊的脸，一会儿又摸摸他的手。然后，他从褡裢里拿出一个竹筒，里面放着一些卦签，打开盖后递给柳昊说：“孩子，你摇一摇它，再从里面抽出一支签来。”

柳昊按照算命先生说把竹筒摇了摇，随手抽出一支签递给他。

算命先生接过签来，反复地摸着卦签上面的字。然后沉默地把卦签放回竹筒里，又放进褡裢里，站起来就要离开。

李秀兰急忙说：“我这孩子抽的什么签啊？”

算命先生支吾道：“不好说，不好说。”

李秀兰又说：“你既然来了，不好说也得给我说说啊。”

算命先生又坐在椅子上，定了定神半天才说：“你这孩子是大年初一生的吗？”

李秀兰犹豫了一下说：“大概是吧，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

算命先生似乎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又问：“这孩子是今年事多，还是去年事多？”

李秀兰说：“他去年没什么事，今年他老闹病。”

算命先生点了点头，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拆着柳昊的生辰八字。片刻之后，他才说：“大妹子，你的孩子刚才抽了卜下签。我又给他拆了八字推算起来，他的命不太好。”

李秀兰着急地问：“那你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算命先生慢慢地说：“从卦象上来看，这孩子是个克星，拆了八字也不好。他自己的命不仅很硬还会妨跟他亲近的人。我建议你尽快送他到寺庙、道观或者是戏班、大户人家。这样，他以后才能时来运转，否则你们家一个月之内定有血光之灾。”

李秀兰听到这，吓了一跳，心里扑腾扑腾地跳个不停，说：“你说的可当真？”

算命先生信誓旦旦地说：“看相、算卦要是糊弄别人就会折自己的阳寿。”

李秀兰声音颤抖地问：“那有什么破解的办法没有？”

算命先生思索了一下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尽快把孩子送出去吧。”说着，背起褡裢拿起竹竿就要向外走。

李秀兰从衣兜里拿出一些零碎钱放进他的褡裢里说：“我送你出去吧。”说着，领着算命先生走向大门外。

这时，跟在李秀兰身后的柳雪说：“娘、娘，你怎么不高兴啊？”

柳昊又问：“娘，什么是克星？”

李秀兰把大门啪的一声关上了，随口说了一句：“没啥，这个算命先生真咯硬人！”说着，拉起两个孩子的手向堂屋里走去。

法慧听李秀兰诉说完后，叹了一口气。

李秀兰担忧地说：“表哥，这还不到一个月文斌就这样走了，还真就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这以后可怎么办啊？”

法慧深思了片刻，回答说：“秀兰啊，算命先生的话和文斌的死也许是个巧合，你也别过多地去想。至于柳昊，我想让他就跟我去吧。”

李秀兰心疼地说：“文斌走了，我这心里就跟空了似的。再让柳昊跟你去，这家还算个家吗？”

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回到了家里。

柳昊说：“大伯，我们到堂屋里去吧。”说着，他们便一起走到了堂屋里。

法慧坐下后，沉默了片刻说：“柳昊是我捡来的孩子，本应我养

着的。我不能再让这孩子拖累你了，还是跟我走吧。”

柳昊听到这话，吓得忙问法慧：“我怎么会是捡来的？你骗我，骗我娘！”然后哭了起来。

柳雪问李秀兰：“娘，大伯说的是真的吗？”

李秀兰点了点头。

法慧看着柳昊抚摸着他的头，深思了片刻便把他见到柳昊的情景讲了出来。

那是七年前的大年初一。法慧云游四海化缘归来，顶着凛冽的寒风，步履匆匆地在长白山脚下走着，他准备在天黑之前赶回溪云山上的寺庙里。临近黄昏，当他要穿过一片灌木丛时，突然听到婴儿断断续续的微弱哭声，他循着声音急忙走过去，发现在乱草丛中放着一个破旧不堪的棉被，里面裹着一个婴儿。他摸了摸这个婴儿，发现他呼吸微弱，额头滚烫，已是奄奄一息。于是，他赶紧捡起地上的禅杖和褙子，快步如飞抱着这个婴儿向柳树屯走去。他来到表弟柳文斌家门前，急忙喊道：“文斌，快开门。”

随着一阵脚步声，门打开了。一个眉目清秀、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法慧急忙上前说：“文斌，快！快救救这孩子。”

柳文斌是个乡村医生，他看到法慧抱着婴儿，急忙问：“表哥，这……这孩子是……”

法慧说：“这孩子是我在山下捡来的，他在发烧。”

李秀兰也闻声走了出来，接过孩子急忙向屋里走去，坐在炕上，拿来一个新棉被给婴儿换上。她心疼地看着这个婴儿。

柳文斌走过来，俯下身子，号着这个孩子的脉搏，又看了看他的眼脸说：“他得了伤寒。秀兰你先用热毛巾给他擦擦，我去开药。”

法慧看他们忙活着，说道：“你们看我一个出家人，怎么养活这么小的孩子啊？”

李秀兰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对柳文斌说：“当家的，表哥真是养不活这孩子，要不咱养着吧。”

柳文斌爽快地答应道：“表哥你回溪泉寺吧，我们来养活他。”

……

法慧讲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对柳昊说：“你应该感谢你爹你娘对你的养育之恩。”

柳昊听到后非常惊讶，哭着问李秀兰：“娘，大伯说的是真的吗？”

李秀兰无奈地点点头。

柳雪问李秀兰：“娘，哥哥非得跟着大伯走，是吗？”

李秀兰看着他们俩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法慧和蔼地对柳昊说：“柳昊，你爹走了，你娘一个人怎么养得了你们两个孩子？你要是跟着我上山了，就会减轻你娘的负担，懂吗？”

柳昊看看法慧，又看看李秀兰和柳雪，说：“好吧，可是我要是想娘了怎么办呢？”

法慧说：“我再带你下山来看你娘。”

柳雪哭着说：“我不让哥哥走。”

李秀兰对柳雪说：“你要是想哥哥了，我们就上山去看他。”

柳昊和柳雪点了点头。

就这样，李秀兰含着眼泪收拾好柳昊的衣服，放在包袱里交给法慧。

法慧准备领着柳昊回到溪泉寺去，说：“要是没什么事，我们就上山了。”

李秀兰对柳昊说：“柳昊，这只小黑狗你带走吧，也好给你做个伴。”

柳昊蹲下身拍了拍小黑狗的脑袋问：“你愿意跟我上山吗？”

小黑狗摇着尾巴，亲昵地冲着柳昊汪汪叫了两声，好像很愿意跟他走。

这时，柳雪哭着说：“娘，我不想让哥哥走，我不想让他走。”

柳昊也哭着，拉着妹妹的手，说：“你别哭了，我会常常来看你的。”

柳雪说：“你一定要回来啊！”

法慧看着这两个孩子依依不舍的样子，对柳雪说：“你哥哥只

是上山去住，他还会回来的。你要是想他了就到山上去找他玩儿，好不好？”

柳雪点点头。

法慧说：“那我们就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们。”说着，背起藤篓拉起柳昊的手，那只小黑狗也跟在他们身后走出了院门。

李秀兰和柳雪送他们到门外的三棵大柳树下。

刚走出去没几步，柳昊便挣开法慧的手，跑回来一头扑进李秀兰的怀里，大声地哭着说：“娘，我不想走了，不想上山了……”

李秀兰和柳雪搂着柳昊恸哭起来。过了好长时间，李秀兰才止住了哭声，慈爱地把柳昊的眼泪擦干，哽咽地说：“孩子，娘也不想让你走啊。可是，家里这么穷，娘怕你和妹妹受罪啊。你跟着大伯到山上去过日子，我也放心了。过些日子娘就去看你，快跟着大伯上山去吧！记住一定要听大伯的话啊！走吧，孩子。”说着，把柳昊送到法慧的身边。

法慧心里很难过。他眼睛湿润地又拉起柳昊的手，沉默地领着他走过小溪，上山去了。

李秀兰和柳雪一直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山上的林海之中，娘儿俩才伤心地向院里走去。

法慧和柳昊直到深夜才来到溪泉寺。

法慧对柳昊说：“咱们到家了。”边说边打开溪泉寺的山门。

柳昊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溪泉寺，迟疑地抱着小黑狗跟在法慧的身后走了进去。

溪泉寺虽然规模不大，却气势不凡。大殿飞檐斗拱，壮丽雄伟。墙壁是用青石砌成的，顶端是用绿色琉璃瓦装饰而成，使这座寺院显得更加庄严神圣。大殿的两侧另有两间僧舍。

法慧领着柳昊走进大殿，把藤篓放在地上，点亮了佛台上的油灯。

柳昊瞪着眼睛环视着昏暗的大殿：正面是佛祖的塑像，左边是观世音菩萨的塑像，右边是弥勒佛的塑像。他看着这陌生而又肃静的地方，特别想家，眼里含着泪花说：“大伯，我想回家。”

法慧放下手里的东西，看着他委屈又惧怕的样子，安慰他说：“柳昊，好孩子，我带你到僧舍里去，大伯给你做好吃的。”说着，领着柳昊还有那只小黑狗，走出大殿来到东面的两间僧舍里。

法慧推开一间僧舍，对柳昊说：“以后你就睡在这间屋里。”说着把他的包袱放在炕上，点亮了桌上的油灯。

这是一间洁净而简陋的僧舍，土炕的苇席上叠着一床被褥。土炕的旁边是一张八仙桌，还有两把圈椅，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和油灯。房间的墙壁上挂着法慧画的《溪云山秋景图》。

法慧对柳昊说：“咱们去隔壁做饭去吧。”

柳昊点点头，带着小黑狗跟着法慧来到灶房里。

法慧用油灯点燃了一缕干草，放进灶膛里，又从瓦罐里拿出几块糕点递给柳昊说：“小昊，你先坐在凳子上，吃点糕点。我给你煮些鸽子蛋，再煮些干菜粥，行吗？”

柳昊坐在凳子上，吃着糕点，点点头。

法慧坐在他的身边，不停地向灶膛里放干柴，熊熊的火焰映照着一老一少的脸庞。

法慧看着柳昊那双迷茫的眼睛，对他说：“从前，有个小孩儿和你一样大。他晚上跟着私塾先生学识字，白天就揣着书给东家放牛。他一边放牛一边读书，直到十六岁那年以优秀的成绩进了讲武堂学习。后来，他被一位将军看中，被提拔当了副官。他在多次战役中为将军出谋划策打了不少胜仗。”

柳昊看着法慧问：“你讲的这个人是谁啊？我见过他吗？”

法慧一边用勺子捞起锅里的野鸽子蛋放在饭桌上，一边笑着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叫丁海英，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柳昊似懂非懂地看着他神秘的样子点了点头，拿起野鸽子蛋剥了起来。

法慧又往锅里放上野菜和玉米面煮起粥来。他看着灶膛里的炉火，不由得勾起了对往昔的深刻回忆。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他和将军在打败日寇后凯旋而归。在将军府后花园里采花的雨菡听见他们回来，便飞快地向客厅跑去。丁海英

嗅着雨菡手中的玫瑰花散发的馥郁香气，高兴地看着她不知道怎么表达此刻的心情。

雨菡对高大威武的将军说：“爸爸，我一看你高兴的样子就知道打了胜仗。”

将军哈哈笑着说：“是啊，你猜着了。不过这次海英可立了大功了，消灭了小日本一个师团的兵力。老蒋都给我们加奖励啦。”

雨菡高兴地走到丁海英面前，腼腆地说：“我先给你一个奖励吧。”说着把手中的玫瑰花递给了丁海英。

丁海英深情地望着年轻漂亮的雨菡，高兴地接过玫瑰花。

将军看着他们一脸幸福的样子，高兴地说：“雨菡啊，看你们这么好，什么时候给你们举办婚礼啊？”

一直在楼梯口窥视着楼下的一个风骚女人，听到将军这番话，心想：我还没得到这个丁海英，怎么就能让雨菡把他抢走？她这样想着便急忙走了下来，大声地说着：“将军啊，你和海英回来就好了。可快把我想死了。”说着便走向丁海英。

丁海英看见她便低下头，小声地说：“三姨太好。”

三姨太卖弄风骚地摸了摸他的脸说：“你看你光顾着打仗，这脸都瘦了一圈，回来后就快补补身子吧。”然后又走到将军面前，说，“将军啊，你怎么让大小姐嫁给海英呢？”

将军说道：“我看他们郎才女貌挺合适的。”说着便向楼上走去。

三姨太不情愿地跟着将军走去，边走边心里边想：丁海英，我必须得到你。然后小声说：“我看他们不合适……”

.....

半年以后，三姨太跪在将军的面前又哭又号地撒着弥天大谎：“不是我害死的雨菡，是丁海英。对，就是丁海英！他说要带着我私奔，就想办法害死了大小姐啊……”

丁海英听到这话，吓得瑟瑟发抖，一下子跪倒在地上：“将军，三姨太一直在威胁我，不让我 and 雨菡结婚。她说过，雨菡一定会死在她的手里……”

将军挥着手枪怒喝道：“都别说了，给我闭嘴！”说着，他拿着手